

人間閒話 (一)

馮夷

逸 盧 憶 往

清初劉石庵有自嘲詩云：「人生七十古來稀，我生六十亦稀奇。」今日中華民國亦有諺語：「七十方開始，八十不稀奇，九十才够本，一百笑嘻嘻。」足見國民健康之進步，人人都有够本之望。余已開始矣，雖年老體弱，惟手脚尚稱靈活，當然不及年輕人那麼便朗。每日早晨五時前即起床、爬爬小山、在山林間運動一番，日久而同好者一、二十人，每日必到，可以說風雨無阻。除運動外，談古論今，其樂融融。各同好大多是軍人及公務員退休，年齡有近九十歲者，均喜聽余之談論現代史及名人故事。茲不揣簡陋，搜錄近六十年來見聞掌故，以作「逸盧憶往」。

萱野小姐歸宗歸寧

黨元老居正（覺生）為革命前輩。民初二次革命失敗後，所有革命黨人多走避日本，以生活困難，有三餐不繼者；居覺生以食指浩繁，遂將其三女公子（新生不久），送給日本友人萱野長知為養女，並聲言不再要回。

民國二十年，萱野小姐已長得亭亭玉立矣。有同學張君對她極為愛慕；萱野小姐對張君亦有

好感。惟張君係臺灣人，那時日本高級家庭多數不願將自己的愛女嫁給臺灣人為妻；蓋臺灣係日本之殖民地故也。而張君以婚事無望，極為難過；後從臺灣同鄉會處，探悉萱野小姐為南京國民政府司法院長居正之女，張君得知後，大喜欲狂，遂將真情透露。萱野小姐聞知自己身世後，半信半疑；返家後詢萱野長知。萱野先生知事已不能隱瞞，遂將實情告知曰：「南京居院長即汝生父也。」萱野小姐以骨肉情深，急欲赴南京探視老父；萱野先生遂打電報通知居院長，言其女將於某日乘日輪至滬，希派人迎接等語。此事係上海某小報登載，並印有萱野小姐玉照，時在民國二十二年、三年左右。余曾親閱此小報（大概是社會日報，時間過久，已不敢確定）。那時上海小型報紙有一、二十種之多，良莠不齊，下流者專登紅舞女及北里名花之事，高級者內容精彩，多登文壇壇壘逸事及各種掌故，以補大報之不足。時余正在上海讀書，暇時喜買小報一份，以瀏覽為快，余尚記得另有一小報名金鋼鑽者，內容亦不錯。

萱野小姐為誰？即今淡江大學校長、臺北市會議議長張建邦先生之太夫人居瀛玖女士，同學

張君是否即張議長之令尊驚聲先生，因時間過久，已不能記清其大名，僅記姓張，而驚聲先生確為臺灣宜蘭縣羅東之望族，是不錯的。

萱野長知是國父老友，終身為中國革命奔走，盡了不少力量；在民國肇造以前，每次起義所需槍械軍火，多由萱野氏代為採購，以前很多黨國元老都與萱野氏有莫逆之交。民國十七年國父移靈南京中山陵，舉行奉安大典時，萱野氏亦會親臨執拂。中日戰爭後期，日本政府知戰勝無望，極欲講和，首相近衛文麿擬密派萱野氏前往重慶，與蔣委員長談論終止戰爭之事；惜為日本軍閥偵知，監視其行動，遂不能成行。

第二次大戰後，萱野長知有最後一次南京之行。因南京大屠殺案主角，日軍最高司令松井石根大將家屬所託（時東京國際法庭正在審訊之中），認為萱野氏與中國政府有深厚之感情，希望能貸松井石根之一死。萱野迫於無奈，以高齡跋涉，未能成功而返；蓋抗戰八年，我軍民死傷千餘萬人，此元凶大惡焉能讓其逍遙於法外也。

土木軍系傑出上將

提起陳故副總統誠（辭修）國人無不盡知。大家都知道他做過軍政要職，自師、軍長、總司令以及八年抗戰期間，先後任第一、第六、第九三個戰區及遠征軍司令長官，以至軍政部長，功業彪炳，無與倫比。對其軍事生涯一般人只知其大概，詳細情形年輕的一代就非常模糊了。在對日抗戰前，日本人對我國軍政各界都有極深刻的研究；尤其是軍事將領更是他們研究的目標。八一三上海戰役開始，我看到上海復旦大學文摘社所刊載日本三大雜誌之一的中央公論的一篇文章，言陳誠是中國少壯派領袖、戰術名家，從未打過敗仗（指抗戰前而言）。滬戰中後期，敵我均增加兵力（我軍約七十萬人，日寇亦近三十萬人），陳氏奉命為前敵總司令，全權指揮戰事；鏖戰八十八天，以敵寇從金山衛登陸，松江陷落，不得已忍痛放棄上海；從此日寇再不敢狂言三個月內就可以滅亡中國了。

陳誠十七年始任第十一師師長，經嚴格訓練，蔚成勁旅；民國十九年中原大戰後，因功擢升第十八軍軍長，他的事業始受人注意。按十一師及十八軍，軍中人戲呼之為土木系；蓋十一及十八兩字合而為土木也。該軍系中名將如雲，即一級上將便有六、七人之多，除陳誠外，有周至柔、桂永清、劉安祺、胡璉、高魁元等，而劉安祺（壽如）與胡璉（伯玉）先後任第十一師卅三團第九連連長，一連而出過兩位一級上將，為軍事史上之佳話。

江西圍剿中共，前四次均未成功。第五次圍剿由陳誠負責，任前敵總指揮，經艱苦作戰，

始擊潰共軍主力；從此中共潰不成軍，所有殘部遂流竄而去。

抗戰初期，毛澤東在陝北延安，在中共偽抗日軍政大學講話時，曾談及江西五次圍剿經過。他說：「紅軍因戰略錯誤，不應該和陳誠將軍在贛昌大會戰，以致主力被擊潰」等語。

民國廿七年，軍委會政治部成立，陳誠任部長，周魯恩來任副部長。當時有一段幕後新聞，據說周魯恩來與陳誠閒談時，曾言我們在江西被你打慘了。

二十餘年前，梅蘭芳之女弟子李湘芬女士（後嫁吳必彰醫師）反正前來寶島時，曾透露共黨很輕視臺灣，並言臺灣僅有陳誠是個對手，其餘不必論矣；其狂妄之態，令人厭惡。而二十餘年後之今日，臺灣之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及科技等各方面人才輩出，工商企業界亦能共同奮鬥努力，始有今日之奇蹟；可以說臺灣已有千萬個陳誠，中共可以休矣。

滬上哈同花園盛會

上海首富英籍猶太人哈同，從上海開埠之初，即隨英人至滬，最初做巡捕（即警察）。那時上海人口不多，中國人多住在上海縣城附近，外國人多集居黃浦江邊之狹長地帶，而跑馬場及靜安寺路以西為野草叢生之荒野。猶太人善於經營是舉世皆知；哈同當然腦筋靈活，以積蓄所得購入不少地皮，後來上海之南京路（俗稱大馬路）四大公司所在地均為其所有。洪楊之亂後，江浙一帶之富豪巨紳，多移居外國人之租界以避戰亂

，以致上海地皮大漲，哈同一躍而為巨富。這時他當然不會再做巡捕了，遂以巨金建造園林，北邊是靜安寺路，南邊是法租界之福煦路，面積很大，俗稱哈同花園。內部除樓臺殿閣、小橋流水以外，還設有一聖倉明智大學一所，造就人才不少，聞吳經熊博士即出身於該校。上海人言此園建築完全仿造紅樓夢之大觀園。

哈同逝世後，由其華籍夫人羅迦陵接管其財產。羅迦陵身世不詳，上海人傳說不一，甚至有人言她出自清宮者，這當然是荒誕不經之言，僅知她是廣東人；我曾見過其人，身裁修長，完全像外國婦人之裝束。

民國二十三年，舊曆七月初七日適為羅迦陵七十七歲之誕辰，時間真是巧合她有的是錢，自然大事鋪張，亦人情之常；上海各界名流大多受到邀請參加園遊會。園內備有南北各名角演唱，如平劇、廣東戲、紹興戲、豫劇、秦腔及蘇灘申曲等，應有盡有，我首次聽到梅蘭芳及馬連良演唱。園內並設有圓桌數百個，只要六、七人一坐，即開全席一桌，川流不息，浪費之鉅，實在驚人。那時我正在上海讀書，家堂兄馮世德（明九）亦在受邀之列，余隨同前往（平時哈同花園不能隨便入內），同行者另有故中央研究院院長錢思亮先生之父母及錢夫人，並攜一五、六歲之幼童；錢故院長之令尊錢宏業先生，時與家堂兄均為上海特區法院之庭長；另與郁達夫之長兄郁華（高二分院庭長），為上海特區法院有名的三庭長（按特區法院係我國政府與列強簽訂特區法院協定而在租界內設立者）。現在臺之名律師石

美瑜先生（戰後軍事特別法庭庭長），那時記得還是一位資歷較淺的年輕推事。

滬戰後，我軍撤退，租界內僅有特區法院為國民政府所任命，汪偽政權在愚園路之七十六號特務總部，時對特區法院恐嚇，要法院聽從偽組織之命令；特區法院嚴予峻拒。敵偽老羞成怒，遂派漢奸先後刺殺錢宏業及郁華二氏。他們為國犧牲，令人敬佩。回憶當年遊哈同花園時，錢庭長身穿夏布長衫，手拿水磨竹長扇，風度瀟灑有如神仙中人，事隔五十年，歷歷有如目前。錢氏攜帶之媳婦，即錢思亮夫人（錢故院長時在美留學未歸），幼童即現任中央銀行副總裁錢純先生，錢副總裁與其令弟錢煦、錢復兩博士才華橫溢，均學有專長，一門三俊，蘭桂交輝，錢庭長地下有知，當含笑於九泉也。

李玉堂糊塗遭槍斃

三十多年前，桂永清將軍（率真）任參軍長時，某週日上午，我會到重慶南路桂公館晉謁，他正在用早餐，我隨坐在餐桌邊與他談話。同座者尚有外交部某參事（已忘其姓名，知其留德）。

他問我：「聽說臺灣省政府行將改組，由黃少谷出任主席確否？」當時我供職行政院，可能認我消息靈通。我說恐無可能。

他又問那個有希望？我說，聽說那兩位俞先生有希望。他應之曰：「噢！」他當然知道那兩位俞先生，一位是俞大維，一位是俞鴻鈞，尤其俞大維先生與他均係留德同學，在感情上，更加

深切。

當時李玉堂涉嫌共謀案，政府尚未正式公佈，外人不得而知。他曾透露說：「像李玉堂這樣的老實人，太太與內弟均係共謀，他豈能不知？真是糊塗透頂，馬上就要槍斃，實在可惜。」桂將軍與李玉堂均為黃埔一期，自然很難過。

鄧悌代罪死得真冤

他繼續談到鄧悌（也是留德同學）說：鄧悌也是一個老好人，他很少帶兵，以才智不夠，經驗不豐，在長沙大火中，頭腦缺乏冷靜，為人擺佈，一無主見，以致身敗名裂。最可惜的是代人受過，以致受國法制裁，為張治中做了替死鬼等語。

按鄧悌亦係黃埔一期學生，曾留學德國，返國後，參加力行社工作，亦為十三大保之一。後因刺汪精衛案之兇手孫鳳鳴假借新聞記者之名，行刺汪精衛，當時會場一片大亂，幸黨國元老張繼氏一把抱住孫鳳鳴之腰身，而張學良氏（漢卿）一脚踢開孫鳳鳴手中所執之手槍。刺汪案發生後，舉國注意凶嫌之背景，及其動機何在？一時在五里霧中。本案發生時，蔣委員長正在會場樓上，而汪精衛之爪牙均認蔣公之嫌疑最大，尤其是汪妻陳璧君更公開宣揚；而蔣公為之氣阻。後此案偵破後，始悉孫鳳鳴曾參加力行社，為鄧悌之舉薦。蔣委員長大怒，鄧氏之事業遂一落千丈矣。

鄧悌為湖南籍，抗戰初期回湖南就任常德區行政督察專員，後不知因何原因，又出任長沙警

備司令；長沙大火之後，主席張治中知事態嚴重，遂愚弄鄧氏，囑鄧氏承認罪過，由他設法解救。而鄧氏竟信以為真，在臨刑前始悟為張治中所欺騙，除大罵張治中外，三個人頭萬古冤矣。

張治中文字白，安徽巢縣人，保定軍校三期畢業，能言善辯，像貌堂堂，廣東革命時代，以至初辦黃埔軍校時，均無藉藉名。民國十五年，國民革命軍在先總統蔣公指揮下，開始北伐。那時總司令部有三位處長，均係安徽籍，一是軍法處長兼革命法庭庭長徐謙（季龍），一是交通處長陸福廷（立法委員，在臺病故），一是副官處長張治中；陸、張二氏論資歷要比徐謙差得很多，徐謙係前清翰林（國民黨元老中有三位翰林，一是蔡元培，二是譚延闓，三是徐謙，而吳稚暉、胡漢民、于右任等皆係舉人出身），徐謙在民國初年北京政府時代，即曾任司法總長及大理院院長等職。

陳誠建議殺張治中

張治中因係副官處長，經常在總司令左右，張治中善於逢迎，蔣公對他印象不錯。民國十九年前他出任教導師長，參加中原大會戰，那時一般人都認為教導師是中央軍的精銳，孰知經接戰後，被馮玉祥的大刀隊殺得大敗而潰，師長張治中落荒而逃，都不知下落。那時黃達雲將軍（杰）任第一師第二旅旅長，奉命搜尋張治中下落，第二天才把張治中中找到。教導師長由馮軼斐接任，張治中第一次正式帶兵，即遭潰敗，足見其軍事能力低劣之一斑。

長沙大火後，陳誠將軍的長官部（第九戰區），適在長沙近郊，叫人找到張治中，當面大聲斥責：「我是戰地最高軍事長官，你是奉誰的命令火燒長沙？我們未被日本人打敗，卻被你打敗了。我的被服庫及糧秣庫都被你燒得精光，叫我如何作戰？」張治中惶恐萬分，連稱：「是我錯了，是我錯了。」

長沙大火驚動全國，據傳說，陳誠將軍建議將張治中處死，以謝三湘父老；後為某人援救，言張氏係訓練人才，遂網開一面，以撤職留任，戴罪圖功了事。

在重慶時張治中有一次講演，內有一段話：「一個人做錯了事，歷史是不會饒恕他的。」很明顯地這是夫子自道，總算張氏還有點良心。

政治小丑醜態畢露

在歷史上每一個朝代興替之交，總有些忠臣義士，更多的是奸佞之輩，吾人讀史時均有讚嘆及厭惡之情。張治中在政壇上，始終以政治小丑姿態，為人所不齒；抗戰結束前，毛魯澤東至重慶，由張治中負責招待，而張治中每以毛先生如何，毛先生如何，極盡獻媚之能事。這裡我再講張治中的一段笑話，以供中外讀者考正。

事在民國十六年北伐完成後，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張治中忽然異想天開，向吳稚暉先生說：「我想拜總司令為義父，希望先生玉成」等語。那時吳稚暉老還不到六十歲，而先總統蔣公也剛過四十左右，比張治中也大不了多少，焉能成爲父子？吳稚老以事屬荒唐，而一笑置之。最滑稽的

是張治中還時常催問：「講過了沒有？」弄得吳稚老啼笑皆非。一日與蔣公晤面時，閑談中提起此一經過，蔣公答曰：「這怎麼可以。」事後吳、張碰見時，告知所託未能達成，孰知張治中反而極爲滿意的說：「知道就好，知道就好。」這一段故事鮮爲人知，我是聽李銑將軍（季良，黃埔一期）告知我的，足見張治中之爲人。

王柏齡慧眼識英雄

民國七十三年六月十六日，爲黃埔建軍六十年，陸軍官校及各軍事機關學校均大事慶祝；說起來一個人如到了六十歲的花甲之慶，在人生的過程中，確是重要的一段。當年黃埔軍校初辦時，艱苦異常，無槍、無糧、無餉，黨代表廖仲愷先生還要向軍閥劉震寰、楊希閔等低頭借錢，第二天才有飯吃；所幸在蔣校長領導下，忠勇奮發，團結一致，二次東征後，奠定軍事基礎，民國十五年北伐後以至抗日戰爭前，黃埔軍校畢業之學生，已多數任師、旅長矣。

抗戰八年，黃埔學生爲國家建立不少汗馬功勞，其豐功偉業，自有歷史家記載，今所記者，是黃埔師生們可歌可泣及多采多姿之故事，惟今日仍健在者不便敘述，僅錄數則，以作趣譚。

胡宗南浙江孝豐人，黃埔一期畢業，民國十三年赴廣州投考黃埔軍校時，不知何故，報名時即被刷掉，有人言因年齡太大（同期同學都比他小四、五歲以上）。在焦急之下，經高人指點，去找當時任黃埔軍校教練部（後之教育處）主任王柏齡將軍，王柏齡係江蘇江都人（揚州），日

本土官學校畢業，爲先總統蔣公同期同學，初辦黃埔時，先總統蔣公倚爲左右手，王柏齡是校務委員，自有力量。胡宗南迫於無奈，晉謁王氏曰：「我爲了革命，從上海至廣州報考軍校，如果不能如願，實在是無顏見江東父老，望老鄉長成全。」蓋江浙兩省人士到了廣東，就算同鄉了。王氏極爲同情，滿口答應曰：「明日你到校本帶來，我叫你參加受訓好了。」抗戰後胡宗南指揮數十萬大軍，名振一時，而王柏齡寄居成都老病堪憐，聽說胡宗南時有接濟。據江蘇同鄉們說，王柏齡談到此事時，有時興奮得得拳擊桌曰：「想不到胡宗南能替國家負那麼大的責任。」

賀衷寒即賀衷寒也

賀衷寒（君山）湖南岳陽人，黃埔一期，來臺後曾任交通部長，已於十餘年前病故，在大陸時歷任軍政要職，以軍隊政工爲主。吾友熊壽農君湖南人，國立武漢大學畢業，在四川時曾與我談起民國二十七年武昌參加軍委委員戰幹團受訓，一日，軍委會政治部第一廳長賀衷寒前來訓話，一看之下，大吃一驚，那不是早年在長沙某鄉村執教過的賀老師嗎？不過賀老師叫賀衷寒，這個賀廳長之衷字，比衷字僅多一豎，是否賀老師的弟弟？狐疑不定，事後寫信給政治部詢問此事，數日後賀氏派張明將軍（那時是上校）前來告知熊君曰：「賀廳長即賀老師也。」

賀衷寒氏在未進黃埔軍校以前名叫賀衷寒，在長沙附近某鄉村小學校執教當老師，那時北洋軍時常進佔湖南，大軍過境，多駐紮學校，臨走

時士兵把武器彈藥亂丟。一日有幾個小學生在草叢中撿了一顆手榴彈，小孩子不知厲害，互相丟來丟去，轟然一聲，炸死了好幾個學生。慘事發生後，家長都遷怒於賀寒老老師，賀氏百口難辯，不得已棄學校出走廣州，適逢黃埔軍校招生，遂參加受訓，將哀字改為衷字。人之際遇，實難逆料也。

宣傳處長造謠專家

劉詠堯將軍（黃埔一期，湖南人）之令兄某君（已忘其名）在江西剿共時，發表為某師宣傳處長（那時不叫政治部，也不叫政訓處，而叫宣傳處，蓋注重於宣傳也），該師是一個雜牌部隊，師長某係行伍出身，粗魯無文，在江西剿共時，以無現代軍事學識，吃了不少中共的虧。當劉氏到任後，該師長召集全體官兵，舉行佈達式後，向全體官兵訓話，大意謂：「共黨無惡不作，但很會造謠，所以我們有時會吃虧；現在好了，

中國第一個革命民主政黨

呂敬業

國父孫中山先生於中法戰爭之年（清光緒十年西元一八八四年），矢志傾覆清廷，創建民國。於是「以學堂為鼓吹之地，借醫術為入世之媒」，不斷進行革命的宣傳與活動。到了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年）夏天，孫中山先生偕陸皓東遊歷平津，觀察北方形勢，六月上書李鴻章；七月二十五日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中國情勢大為不利。

中山先生看透了滿清政府的昏庸腐敗，慈禧太后的專橫愚昧，光緒皇帝的軟弱無能，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所高談的維新變法有如對牛彈琴，絕不可能有絲毫效果。他認為要救中國，惟有推翻腐敗無能的滿清政府，才能創造新的局面，中山先生自平津南下考察武漢三鎮長江形勢之後，即出國前往檀香山，創立革命團體興中會。贊助者有孫中山先生的胞兄孫德彰以及鄒蔭南、何寬、黃華恢等二十多人，在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清光緒二十年十月二十七日）開始徵收「會底銀」，發表宣言，說明中國的積弱和強鄰的環伺，瓜分豆剖的大禍迫在眉睫，號召革命志士奮起團結，共同挽救中國的危亡。這就是中國第一個革命民主政黨中國國民黨的前身與中會的誕生經過。

興中會的誓辭是：「驅逐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就在這短短的三句誓辭中，便已確切的表明了革命民主政黨的革命目標與實質內容。

我們中央派了這位造謠專家來了，我們一定會打敗共黨。」

這位師長把宣傳機構變了造謠專家，說時一本正經地、很誠懇的樣子，絕無開玩笑之意。

劉君在現場又不能分辯，真是十分尷尬，有啼笑皆非之感！後來他的朋友都戲呼之為造謠專家。

不識俄文朗朗翻譯

徐會之湖北黃岡人，黃埔一期畢業，為人圓滑，能言善辯，抗戰後出任漢口市長。相傳他在黃埔受訓時，某日俄國軍事顧問前來校本部向同學講話，因一時疏忽，未準備翻譯人員，學校當局大感尷尬。正在無法解決時，徐會之舉起手來說：

「我來翻譯。」那時亦無暇顧及其他，於是俄國顧問講了幾十分鐘的話，徐會之照譯不誤，冷場變成了熱場，皆大歡喜。

事後校長蔣公問他：「徐會之你是何時學得俄文？」

徐會之答：「我一點都不會。」這就怪了，既不會焉能做翻譯？據徐氏解釋：

「我們堂堂大國，連一個俄文翻譯都沒有，豈不丟人，所以我照平日長官們訓話的內容，隨便編出來的，反正他（指俄國顧問）聽不懂！」蔣公笑了，認為徐氏機警過人。

這是故友毛懋猷君（湖南平江人，來臺後病故）告訴我的，毛君在黃埔初辦時任文書工作，所言想不虛也。